

《泰阿泰德篇》中逻各斯与知识构成*

田洁 (TIAN Jie)**

摘要：本文主要是对柏拉图《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关于知识的第三种定义，即知识是真观念加上某种 logos，进行考察并提出一个补充性的解释，使之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知识定义尝试。其中涉及了整体的知识构成是否是奠基在元素知识基础上，元素本身是否有知识，以及从无知的元素上形成的整体如何能够形成 logos，以及整体的知识的讨论。本文旨在为柏拉图的这篇对话找出一个正面积极的定义，而非像很多学者断言的那样，这篇对话以无出路的困境为结局。本文所达到的结论完全是基于泰阿泰德和苏格拉底的对话成果上面，尤其是对应泰安泰德提出这第三种定义后苏格拉底提出的梦境解释的解释重构上面而建立的。

关键词：梦境理论；元素；知识；logos

* 本论文最初以英文形式发表于 *Elenchos*, 2013, 2. 在宋继杰老师鼓励下，将此文译成中文，并略作修改。希望能对汉语学界希腊研究能有些许贡献。同时在此还要再次致谢此篇论文的指导老师 Jacob Rosen 和 Marko Marlink，他们对此文各阶段草稿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指导意见。

** 田洁，柏林洪堡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TIAN Jie, Doctor of Philosophy,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Berli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Shandong)。

Logo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Theaetetus*

Abstract: In the *Theaetetus*, Plato presents us with an inquiry into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After Socrates and Theaetetus discuss the three candidates for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the end of the dialogue seems to remain an *aporia* for that inquiry. In this paper I focus on the final candidate to see whether it, after some emendation, is acceptable in a Platonic context. This candidate is connected with a dream theory which unfolds two factors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definition, namely, the elements and the logos. The task for this paper is thus twofold: on the one hand, to make clear what ‘elements’ means; on the other hand, to find a plausible definition of the logos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fini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ream theory, the conceptions of ‘element’, ‘complex’,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Plato’s context will be fully discussed. After that, I shall move to discuss the conception of the logos to explore in what sense knowledge needs logos, and how we can achieve the logos of the complex made up of the unknown elements.

Keywords: Socrates; the dream theory; elements; knowledge; logos.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对于“什么是知识”的探索似乎留给了我们一个未解决的困境结局 (*aporia*)。他表面上明确否定了泰阿泰德提出的知识的三种定义, 即: 第一种知识是感觉 ($\alpha\lambda\theta\eta\sigma\iota\varsigma$) (151d—186e), 以及第二种知识是真信念 ($\alpha\lambda\eta\theta\eta\delta\acute{o}\xi\alpha$) (187a—201c), 最后第三种定义, 即知识是真信念加上 logos (201C—210A)。但是关于最后那个定义是否被苏格拉底明确否定则存在一定争议。对这篇对话结尾持困境结局论的, 认为这篇对话像很多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一样, 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明确的

答案，因为最后第三个定义也是彻底被否定的。^① 然而对这篇对话结局持乐观态度的，认为这篇对话的结局并不是 *aporia*，而是一个 *euporia*，一个有希望得出答案的结局。^② 他们认为这最后一个定义，虽然没有明确被接受，但明确地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柏拉图（或者说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本文中我有时也会简称苏格拉底。）只是在对定义部分构成，即 *logos* 的解释上，提出了疑问，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否定了这个定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对 *logos* 的解释上面提出一个令柏拉图满意的方案，则这个对于知识的定义是可被接受为正确定义的。

本文正是跟随上述这种对结局持乐观论的信念而进行的探索，而主要方法则是通过苏格拉底在这第三定义部分讨论中提出的梦境理论的再解释，由此来澄清知识构成的要素，即真信念的构成和 *logos* 的解释，来应对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第三种定义的质疑。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将呈现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对于知识构成的要求以及这种要求会带来问题。第二至四部分我将详细展开对知识构成要素及其这些要素如何构成整体这两者的分析。第五部分基于在前面要素和整体的分析过渡到对于那个 *logos* 的分析。我在这里的过度不仅仅指文章本身或者柏拉图对于知识定义本身的需要来讨论这个 *logos*，而且还指基于我对要素和整体的分析从素到整体的构成在内容上也必然蕴含着 *logos* 的生成和参与。知识构成的要素和 *logos* 的产生与定义和要素本身是内在相关联的。所以本文的提议是，柏拉图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知识定义，只是这个定义的构成部分，尤其是关于 *logos* 的部分需要进行很多相关的解释说明，才能够使这个知识的定义完全得以理解。

I

在面对柏拉图对于前两种知识定义的否定后，泰阿泰德记起他曾有一次听说某人试图这样来定义知识：知识是真信念（或真判断，ἀληθῆς

① 这一派代表是解释这篇对话的主流观点，其代表有 Sedley (2004), McDowell (1973: 234) 等。

② 这派典型代表是 Fine (1979: 366—397)。

δόξα) 加上 logos (μετὰ λόγου)。没有这种 logos 不能构成知识, 而有这 logos 的则是可知的 (201d)。^① 在这个定义中, 这个 logos 是知识构成的必要条件。而如何理解这个 logos, 以及它和真信念之间是如何有效共同协作则成为理解整个知识定义的关键所在。

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回应泰阿泰德转述的这个定义, 而是阐述了一个梦境来扩充了对于这个定义的内容。这个梦境理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有这个 logos 的, 什么是没有 logos 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区分可知的和不可知的 (201d4—5)。我们的注意力由此从知识的定义被导向到这个梦境理论, 我们也由此希望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梦境理论得到如何理解这个 logos 和它与真信念的组合关系的线索和答案。我首先将这个梦境重构如下步骤:

(1) 构成我们和其他一切事物的基本元素是没有 logos 的。

(2) 这些基本元素只能被命名, 除了命名之外我们不可能对元素述说任何其他东西, 哪怕是关于它的存在和不存在。

(3) 这些元素是不可知的, 却是可感知的。

(4) 由元素构成的复合整体是有 logos 的。

(5) 整体是可知的。

(6) 整体可以构成我们真信念的基本对象 (201e—202b)。

值得注意, 也是非常明显的是, 这个梦境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知识构成的元素和整体之间认知上的不对称, 即元素不可知, 但元素构成的整体却是可知的。而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则是由各自是否拥有 logos 的不对称导致的。这里我借用 Gail Fine^② 所使用过的简称来表述这两种不对称:

我们用“AL”来表示整体和元素之间的 logos 不对称性 (asymmetry of logos): 整体拥有 logos, 而元素则没有。

① 这里的 logos 一般翻译成 account 或 erklärung, 都为解释说明的意思。在本文中虽然我根本上认同这种翻译, 但在没有涉及直接针对 logos 的讨论时, 都保留希腊原文, 以避免误导。这里参看的英语译本是 Myles Burnyeat 和 M. J. Levett 的翻译 *The Theaetetus of Plato* (Burnyeat, 1990), 德语译本为施莱尔马赫的希德对照本, 后由 Gunther Eigler 修订再版的 *Plato: Werke: in acht Bänden; griechisch und deutsch* (Eigler, 2011)。

② Fine (1979: 366—397)。

我们用“AK”来表示整体和元素之间的知识不对称性 (asymmetry of knowledge): 整体可知, 而元素不可知。

梦境理论也提供了关于 logos 的定义: 某物的 logos 由某物的构成元素的枚举 (an enumeration of the elements), 那个 logos 就是把这元素的名称编排在起。我们把这个关于 logos 的定义简称为 EE。我看到 EE 本身就表明了单个名称独自无法构成 logos。一个 logos 必须是一个由多个名称组合起来的句子或命题。所以我们又有了 (1) EE 蕴含着 AL 的命题。之前说过, 某物的知识必须要有一个 logos, 简称 KL, 所以我们又可以推出命题 (2) AL 结合 KL 蕴含 AK, 即知识不对称的结论。进而根据 (1) 和 (2) 我们又可以推出命题 (3) EE 结合 KL 蕴含 AK。形式化表达这个三个命题如下:

(1) $EE \rightarrow AL$.

(2) $AL \wedge KL \rightarrow AK$.

所以, (3) $EE \wedge KL \rightarrow AK$.

苏格拉底对这个推论做出了哪些反应呢? 在陈述完这个梦境理论后, 他首先通过字母和音节的例子反驳了 AK (202e3 以下)。当人们知道音节的时候, 他也必定已经知道了其字母组合和各自分开的字母。例如, 说我们知道这个音节“so”, 我们肯定已经知道了字母“s”和“o”。进而, 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个反驳 AK 的原则, 即知识必须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 我们简称其为 KBK (knowledge must be based on knowledge)。如果某物 X 的 logos 是依据 Y 和 Z 的, 那么要知道 X 就必须要先知道 Y 和 Z。^① 很显然, KBK 和 AK 是相互矛盾的。所以 KBK 也与 $AL \wedge KL$ 相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这里的出路无非是我们要么认为 (1) KBK, 这是柏拉图似乎显然坚持的原则, 但这是错误的, 要么 (2) 说 AL 和 KL 两者必有一错。也就是说, 在 (2) 中我们要么 (2a) 拒绝 AL 而保留 KL, 或者 (2b) 我们直接

① Gail Fine 引用 *Meno*75c8—d7 来建立这个原则, 但我认为我无需延伸到其他对话, 而在字母和音节的例子上我们就能推出 KBK 原则。此外, Fine 引用的 *Meno* 此处其实并不是十分清楚如何能建立 KBK Fine。见 Fine (1979: 367)。

放弃 KL。^①

如果我们选择方案 (1)，即我们承认复合整体是由那些不可知的元素构成的，那么我们面临的困难是我们如何从不可知的过渡到可知的。如果我们选择 (2a)，即反对 AL 而同时承认 KL，那么就意味着要么 (i) 元素和复合整体都应该具有 *logos* 并且是可知的，要么 (ii) 两者都没有 *logos*，也不可。② (i) 的困难在于，被苏格拉底限定为只能被命名的元素如何在何种意义上具有 *logos*。而 (ii) 要是对的，那么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成为知识对象了。如果我们选择 (2b)，也就是放弃 KL，则意味着我们将彻底放弃泰阿泰德提出的这个第三种定义。多数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该轻易放弃 KL。^③ 他们坚信柏拉图本人通过对这个定义如此多的探讨，同时也告诉或暗示我们知识的定义的探索应该朝 KL 这个方向上面继续进行，这是正确的有前途的方向。我在这里也跟随这个信念来继续推进关于知识定义的探寻工作。

本文试图在不违反 KBK 原则的前提下，找出一个对 AK 和 AL 的圆融的解释。这将通过下面对梦境理论中提到的要素和复合整体相继进行详细分析界定来进行，以及最后关于 *logos* 本身和这两者与 *logos* 的关系的探索来完成。

II

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并没有对元素的概念进行许多分析，但他对这些元素的处理方式却会导致争议。首先让我们回到梦境理论考察他对元素的界定：

① 逻辑上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 AL 和 KL 都错并且都被我们所拒绝的情况。但是在内容上如果 KL 本身就不成立了，也就是知识定义并不需要 *logos*，那我们就无需关心 AL 的对错与否了。所以这里我们只需要集中在 KL 的讨论上面了。

② Fine 这种区分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只有在我们同意苏格拉底的整体等于所有部分的原则时，这才是可穷尽的。但苏格拉底这个原则是错的，所以这个选项也不是穷尽的。见 Fine (1979: 381—382)。在论文的第三部分中，我同意她说的苏格拉底的原则是错的，但我会论证这个选项还是可穷尽的。

③ 见 Crombie (1963: 113f); Robinson (1969: 52—55); Burnyeat (1990)。

那些构成我们和其他复合物的首要的（或者基本的）元素是没有理由的。^①

τὰ μὲν πρῶτα οἰόνπερ εἰ στοιχεῖα, ἐξ ὧν ἡμεῖς τε συγκείμεθα καὶ τᾶλλα, λόγον οὐκ ἔχου. 201e1—2.

从这个论断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基本信息就是这些元素是处在复合物可被划分到的最后、最底层的東西，它们是复合物体的最终构成部分。但这些首要的或最终构成物（τὰ μὲν πρῶτα στοιχεῖα）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从直观上看，这里的要素主要是在存在论上意义层面的，而非逻辑分析层面的，因为他在那里讨论事物和人的构成。追随这种直觉认识，Sedley 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三卷第三章（*meta* B3.3）中的论述可以用来说明这里梦境理论中的元素是什么问题。^② 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两大类关于什么是首要元素或第一原则（这里他在同一种意义上使用元素 *stoicheia* 和原则 *arche*）的候选项，即类和构成成分。^③ 所谓构成成分亚里士多德紧接着将其列举了四种实例，它们在亚里士多德眼中都是与类不同的。这四种具体实例分别是：（1）所发出的声音的构成部分（998a 23—24）；（2）几何学上的基础命题（a25—26）；（3）构成物体或身体的火、水、土、气四要素（a27—30）；（4）任何人造复合物，例如床的构成部分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的（b1—2）。

首先，不管类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被如何否定成为元素的或第一原则的，在这里柏拉图的语境下，它不能成为元素候选项主要是因为类只能是概念层面意义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不可感知的，只能通过我们的理智来认识。虽然当代有些学者强调类的基本元素功能^④，但它不符合柏拉图这里所设定的元素不可知却只能感知和不可定义只能命名的限制条件。所以类

① 这里所有柏拉图的引文，如未经注明，都是我自己从希腊文翻译而得。

② 详细讨论见 Sedley (2004: 155—157)。

③ 在亚里士多德 B3 的语境中，他其实是在讨论原则（ἀρχή）是什么的问题，而在那里他把元素和原则在同一层面上使用。但是他对要素的具体分析仍然对我们这里的讨论有帮助。

④ 这里它主要指 Stephen Menn，而 Menn 事实上是论证 Simplicus 也持这种观点，见 Menn (2010: 255—270)。

是不能成为在存在论意义上成为元素的，虽然类在认识论上有着某种优先地位。我们认识某物总是通过其定义，而定义则是建立在类的认识基础上的。

再看上面(1)，(2)，(4)，从直观上看，它们在某些特定的领域的要素，即声音、数学以及人造物领域，^①不具有超出他们各自领域的更大的普遍适用性。而(3)则是来自恩培多克勒的本体论假说，他认为所有物体都是由这四元素（四根）所构成的。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质料的基质是由这四元素构成的。在物理1.4中他写道，存在最小尺寸的质料的基质，在此基础上某种自然物才能得以生成。比如构成动物部分的肉和骨头，在质料上还可以还原为由一定比例的土、气、火、水构成（*Phy.* 187b14ff.）。在《形而上学》的中心卷亚里士多德也说感官实体或者自然实体是由这四要素所构成的（*Meta. Z.* 2. 1028b9ff, *H.* 1. 1042a7ff）。亚里士多德似乎非常倾向(3)中是本体论意义的基本元素。然而，这几者普遍适用性的不同又给我们带来新的困惑，即我们是否有什么客观标准来找到或定义这些基本元素？这些基本元素的发现又是否依赖于我们的主观能力？再思(1)和(4)，我们可能会觉得元素的发现完全是依赖于我们的感官能力的，它们的元素是什么，对于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拿(1)来说，Sedley认为发出声音的基本元素是字母，然而有人可能会认为是单词或者一些无意义的或者只是表示某种情感的声调或声响构成。^②我们似乎又无可避免地回到了相对主义这个问题上来了。^③如果感官能力真的对于寻找元素是重要的，那么我们会接着问感官能力提供的标准是否与元素本身所要求的标准或特性，如元素的最首要或最基本特性，是否是相容的。在(4)中，同样的元素的发现只是停留在了感官所能还原的最基本构成上面

-
- ① 在柏拉图语境中情况(2)(3)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在《蒂迈欧篇》中他指出土、气、水、火四要素是由两个几何图形所构成：等腰三角形和不等边直角三角形。元素之间的相互转化也通过这三三角形的组合来解释。所以这里几何元素似乎是比四要素存在更为根本的。但由于在《泰阿泰德篇》中并未提到或指涉这种理论，所以我在此不做深究。相反，《泰阿泰德篇》中的一些例子与亚里士多德列举的情况其实非常接近。所以我们有理由在这里借助他的讨论。
- ② 此点上更多详细讨论，见Hardy（2001：223—234）。
- ③ 相对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一个定义出现的时候，而在梦境理论中是否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并没有展开。或者说其实梦境理论也暗暗指涉回了第一个定义，也无明确证据可考。

和它们如何构成上面。以床为例，基本元素是一堆木材构件，以及它们如何组装的方式，并没有还原到水、火、土、气的比例构成上面。但根据上面的分析，这四种元素似乎应该更符合元素的首要和基本性标准，并且作为存在物的最后构成要素，它们虽然能被感知却能避免主体感觉能力不同所带来的相对性。可被感知性也是梦境理论中赋予元素的另一个标准。四元素同样也是可以被感知的，但是不能在感知复合物的时候直接感知到。结合首要性和基本性两者，如果它们事实上被接受为相容的话，那么我们所追寻的元素（3）似乎比（1）、（2）、（4）更为彻底和更优越。

Sedley 本人也特别倾向于（3），虽然也不排除（1）、（2）、（4），作为梦境理论中所包含的元素种类的可能。从这里可以看到 Sedley 非常强调这样的元素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体性的或实物性的存在，这些个别的实体性的存在是构成普遍类的最基本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很好地对应到了梦境理论里面元素的诉求，比如从床的例子看，然后他继而过渡到在苏格拉底那里的元素也应该是这样的实存结构，这一点从苏格拉底使用字母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他这样的论证严重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梦境理论是苏格拉底自己的发明^①，梦境理论符合柏拉图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 a. 个别物是感官对象，而普遍物则是理智对象；b. 个别物只能命名不可知，而普遍的类则是可赋予定义的和可知的。^②

但是 Sedley 这一理论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果他承认苏格拉底后面用字母和音节的例子来批评梦境理论的元素和整体之间认知上的不对称是合理的话，也就是如果 Sedley 承认字母和音节都是可知，即 KBK（知识基于知识）的原则的话，那么梦境理论是苏格拉底的发明就会和苏格拉底自己提出的 KBK 原则相悖。此外，Sedley 论证所依赖的个别物可感而普遍物可知这种划分其实在前苏格拉底，如巴门尼德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仅凭此断定这是苏格拉底或者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发明，证据过于薄弱。再之，Sedley 断言元素是实体性的存在，这也是一个过于鲁莽的论断。虽然亚里士多德所提供那几个例子可以促使我们产生这种判断，但他提供的几个事

① Sedley (2004: 157)。

② Sedley (2004: 156)。

例并非是穷尽所有可能事例的，可能还有其他可能性他没有提及，比如像 McDowell 指出的，在梦境理论中，元素也有可能是我们感知到的一些属性。^① 梦境理论本身的论述给我们保留了这种可能性的开放性。^②

综上所述，元素是什么的问题我们还是悬而未决。但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可能性：就是像四要素那样实在性的存在；也可以是复合物中我们所能直接感知到的构成部件，如床的具体木头构件；同时也可以是我们直接感知的个别性质，像红，热等；当然也可以是以上某几种的混合。但是，当我们的讨论局限在苏格拉底所提供的文本语境以及他给出的实例来看（如，床、字母、货车等），Sedley 的结论，即元素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是可以在这里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坚持元素的可感性是我们看到整体是直接能感知到的话（同样也是基于对话中的这些例子），我们这里需要排除四要素作为元素的标准。元素的可感性标准是指我们看到整体时当下就能感知到的，这一点将在下面的讨论过程中作为基本出发点使用。当然这种可感性标准是否会带来相对性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严肃考虑，在本篇论文的结尾我会证明，根据我的解释模型，相对性并不是与知识所绝对不相容的，在一定条件下确定的知识在更广阔的条件就会变得相对，而这与元素的相对性是息息相关的。接下来让我们在通常的感官标准的前提下，讨论它与整体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知识构成之间的关系。

III

虽然 Sedley 对于元素是实体性的构成的结论有些仓促，但是有一点他是正确的，就是他正确地指出梦境理论中的知识论是某种还原论^③。还原论者首先要在本体论层面预设复合物最终可以还原为一个或一些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它们不同的排列组合构成各种不同的复合物。然后在认知层面上我们的复合物的认识可以还原为通过对这些组成部分的认识。而柏拉图

① McDowell (1999: 234)。

② 对比 Cornford (1935: 144) 和 Burnyeat (1990: 140, 144)。

③ Sedley (2004: 159—163)。

则清楚地意识到并指出了梦境理论中的知识还原论会导致严重的困境。

在梦境理论中，元素和复合物整体的知识非对称性（AK），是导致问题的关键。苏格拉底从他的名字中取音节“so”为例，这个音节是由两个字母“s”，“o”组成。根据梦境理论，前者音节有 logos，所以是可知的；而字母没有 logos 是不可知的。由于有知识的整体是由无知识的元素构成的，也就推出了知识最终是以非知识构成的。这似乎严重违反了我们的常识，即认知是在已知的基础上的建构。苏格拉底在这里似乎也认同这种常识，认为认识这个音节必须以认识字母为前提，所以也就有了知识基于知识的 KBK 原则。鉴于 AK 和 KBK，我们就有了知识基于又非基于知识的两难。203c1—205e8 展开了这个两难困境可能的解决方案。我把苏格拉底的方案概括如下：

要么（i）音节是由字母所构成，当我们知道音节，就意味着知道其字母及其构成（203c—d）。

要么（ii）把音节看做是一个整体，而忽略字母的个别独立性。在这种情况下，音节也就变得和字母一样不可知了（203e—205e）。

如果我们选（i），这显然和梦境理论中的 AK 原则相冲突。如果我们选（ii），则我们根本上没有可能获得知识。换句话说，梦境理论似乎不可逾越这个困境，如果知识是可能的话，梦境理论就不可能成立。但是在我们下此定论之前，让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1）苏格拉底提供的这两个选项是否穷尽了所有可能性，以及（2）苏格拉底的这种推理是否是坚固有效的推理。

关于第一个是否穷尽的问题学者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有人认为这是穷尽的，像 Watanabe^① 他认为我们从直观的感官要素出发，这应该是个穷尽的选项。从最为自然的视角出发，音节就是字母的组合构成，除了字母并无其他，不存在其他可能性来阅读。^② 然而 Gail Fine 认为，这里有着其他可能性。她基于对音节是字母的构成做了精致的分析，认为这里存

① Watanabe (1987: 143—165)。在他的论文中并没有对这个论证本身的合法性投入太多反思。

② Watanabe (1987: 155—156)。

在两种可能性阅读：读法 a 音节是由字母构成，暗指除了字母之外还有其他元素一起构成音节；读法 b 音节就等同于字母的组合，除了字母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只有当读法 b 成立的时候苏格拉底的选项才是成立的，因为读法 a 中我们还有其他成分没有考虑到，而这些成分可能是构成知识的关键。Fine 继续说道，这里读法 b 似乎是苏格拉底所指涉的，^① 但其读法在内容上却是显然错误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读法 a 才是在事实上正确的。所以苏格拉底的划分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的选项。^②

不得不承认 Gail Fine 的论证准确尖锐地指出了苏格拉底的问题。在这里我同意她提出的存在两种读法，也同意她指出的苏格拉底所倾向的读法 b 在内容上是错误的，而读法 a 才是正确的。但我不同意她的结论说苏格拉底这种划分是非穷尽的。下面我将在坚持读法 a 的情况下，证明苏格拉底的这个划分虽然在形式上可能是非穷尽的，但实质上却其实是穷尽的。也就是说，按照 Fine 的解读所存在的可能性其实只是 (i) (ii) 的表现形式的修正。

我们说 Fine 认为苏格拉底自己本人其实想给出的是读法 b，在对话里面的大量的论证都是在建立和支持这一读法。这里我将从考察这些论证的坚固合法性问题入手，即上面提到的问题 (2)，再回过来看苏格拉底的选项是否穷尽的问题，也就是问题 (1)。就是说问题 (1) 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着问题 (2) 的彻底解决。

关于 (i)，音节和所构成的字母的等价的论证 203c7—e1，这里苏格拉底告诉我们整体就等同于组合起来的元素，所以要知道整体就必须先知道元素，即 KBK。但这又和梦境理论中 AK 冲突，这就迫使我们走向 (ii)，把音节看做是一个整体，而且是一个没有部分的整体。因为如果有部分的话，那就又回到 (i) 了。我把这个论证过程勾勒如下：

- 1) 所有的事物 (τὰ πάντα) 都等同于全体 (πᾶν) (204b10—d11)。
- 2) 而全体又等同于所有的部分 (204e1—e5)。

① 苏格拉底这种有意行为可以从他的论证展开过程中看出，他一直强调整体就是会在全部部分中得到证实，下面我会马上回到这点。

② Fine (1979: 382)。

3) 全体也等同于整体 (ὅλον) (205a1—7)。

4) 所以整体也就等同于所有的部分 (a8—10)。

5) 但是复合物, 像“音节”之类并不是这样的整体, 否则我们会回到 (i), 但是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a11—b4)。

6) 所以复合物, 像“音节”是没有部分的。

7) 复合物也就没有 logos, 也不可 (c4—10)。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 那么梦境理论中的 AK 的确是不能成立的。但这个论证中 (1) — (4) 步骤中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通常不会无条件的接受整体就是部分的总和这样一个判断, 而这又是上述推论中的关键步骤。继续以音节“so”为例推进我们的考察。我们说“s”和“o”是音节“so”的组成部分, 但这两个字母可以组合成“so”, 也可以组合成“os”, 但是我们会把这两个音节等同看待。^① 所以, 我们也不能, 一般也不会, 简单的把整体和所有的部分等同起来。部分所构成的秩序、结构和关系, 都对构成怎样的整体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我们需要对步骤四进行如下修订: 整体等于所有部分加上这些部分的某种形式的组合。这个某种形式的组合, Sedley 称之为“形式要素”, 因为这多少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功能来组合质料形成实体。^② 这里我们无须深究这个形式的具体意义是否真的符合亚里士多对形式的使用, 但我们需要十分明确的是, 对于同样的元素其“形式要素”为左右其成为不同样的整体。

到这里, 我们通过对苏格拉底这个试图坚持读法 b 的论证的分析和修正, 发现我们最终还是回到了读法 a 上来, 也就是印证了 Fine 的论点, 即读法 a 才是正确的, 即整体是由部分按照一定方式构成的, 而不是简单的整体就是全部的部分。在坚持这种读法的前提下, 关于整体的知识也就取决于两个因素, 即构成部分和这种“形式要素”的有无知识, 这样在逻辑上有以下四种可能性, 为了便于考察, 我将其形式化表述如下:

(1) KC (整体的知识) = KE (元素的知识) + KF (形式要素的知识)

① 关于整体和部分更为详细, 也涉及利用更多当代分析技术的精彩讨论, 见 Harte (2002: 8—47)。

② Sedley (2004: 166)。

(2) $KC = UE$ (不可知的元素) + KF

(3) $KC = KE$ + 不可知的形式要素 (UF)

(4) $KC = UE + UF$

这里我们看到表面上有四种可能性，而不是苏格拉底说的 (i) 和 (ii) 两种。但是由于 Fine 事实上对于形式要素知识的肯定，她可定不可能认同形式要素是没有知识的，即 (3) 和 (4) 事实上是可以被排除的。形式要素的知识 (KF) 应是必要的。设想就算我们知道字母“s”和“o”，但我们如果没有 KF ，我们就不知道它们是依据什么来构成“so”，也不知道对于它们到底是构成“so”还是“os”，我们就无法在本质上拥有“so”的知识了。Ryle 的例子在这里有更为明显的说服力，就是我们分别知道字母“a”、“c”和“t”，但我们却不能够知道它们的整体到底是“act”还是“cat”，或者是其他什么序列形式。所以仅有元素知识却没有形式要素的知识是无法保证确定的整体知识 KC 的。这样就只剩下 (1) 和 (2)。而这两个表述事实上也只是 (i) 和 (ii) 表述的变异和修正，无非多了形式要素的可知而已。可能性 (1) 看上去最为稳固，Fine 自己的解释模型其实可以还原为这种形式。但问题是元素如何可知。可能 (2) 如何呢？如果它是真的，梦境理论就有可能存活下来。因为形式要素的知识可以帮助我们通过 KBK 原则，哪怕元素本身没有 $logos$ 和知识。形式要素知识的引入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在认知上的不对称。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只有 (1) 或者 (2) 能够成立，但两者因为元素知识的问题是相互排斥的，不能够同时为真。所以这里哪怕我们还不知道是 (1) 还是 (2) 才是真正正确的，也可以解决选项是否穷尽的问题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澄清了元素和整体之间的构成关系，即整体是由元素加上形式要素而构成的。由此我们也得到了整体知识的构成如何可能的大体方向，即形式要素的知识加上元素知识或者形式要素知识加上未知元素的素材。所以接下来的任务就变得明朗了，就是去澄清元素有无知识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梦境理论是否还是可行的理论。

但是在进展到下一步去考察元素知识是否可能之前，对于这个形式要素的一个必要的提醒也将帮助我们在下文的讨论。也就是这个形式要素自

身是否可感，与可感元素之间有怎样的关系问题。如果这个形式要素本身可感，那么它就符合苏格拉底和梦境理论所赋予的元素可感标准，也就是它自身也能成为元素，这就重新可以去捍卫苏格拉底的读法 b 了。我们看到，无论是 Fine 和 Sedley，还是我上面的处理，都没把它当做可感的或实体性的要素，但是我将在下面证明这个形式要素与可感的实体性要素是有内在关联的。并且我将证明可能性 (2) 才是既符合梦境理论，同时又有可能成为正确的知识定义的模式。

IV

这一部分我们将首先界定元素自身到底是可感而不可知的还是既可感又在某种程度上是可知的问题，进而探究，如果我们还是始终坚持从梦境理论的元素可感不可知这个前提，在这些元素感觉基础上我们是如何能够向知识过度的问题。

从苏格拉底字母音节的例子对梦境理论的知识不对称性 (AK) 进行的反驳来看，苏格拉底坚持知识基于知识的原则 (KBK)，即知道整体奠基于知道元素。当代解释者出于对梦境理论提供的知识及其定义构成 (即 AK 和 AL) 的捍卫，试图把 KBK 和 AK 在某种程度上协调起来。一种通行的办法是通过区分元素的知识与整体的知识是两种不同的知来实现。Hamlyn 认为，柏拉图有意识地使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指涉元素的知识 and 整体的知识。在字母的知识上他使用了“γνῶσις”，而音节知识使用了“ἐπιστήμη”。^① Hamlyn 或许是对的，但我们找不到更多线索来说明柏拉图有意使用了这两个不同的词，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两个词的使用上究竟对应着怎样的语义和对象内容的不同。而独立于柏拉图语言学上哪怕存在这两个词义的不同指涉，我们这里也不能证明柏拉图的这两个词的使用对应了语言学上的一般传统。一个内容上更有启发性的例证来自 Ryle。^② 他用

① 这一点上 Hamlyn 和 Bluck 存在着长期争论，见 Hamlyn (1955: 289—302; 1957: 547), Bluck (1963: 259—263)。

② Ryle (1990: 26—28)。

两个法语词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类比。Ryle 认为法语中“connaitre”和“savoir”能够表述柏拉图这里元素知识和整体知识的区分。如果我们知道(savoir)整体,我们必须知道(connaitre)元素。如果我们说知道单词“ceiling”,我们须知道(savoir)“e”是在“i”前面出现的,我们也必须首先知道(connaitre)字母“e”和“i”。“Connaitre”意味着认识元素,而“savoir”不仅仅是知道元素,而且还知道元素之间是按何种顺序、结构或形式如何构成的。“connaitre”是“savoir”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梦境理论可以说“connaitre”并不是真正的知,而只是感觉。而感觉可以成为知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苏格拉底会说“connaitre”也是一种知识,是一种日常使用意义上的知识,但是“savoir”意味着知道本质,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苏格拉底为什么会用这种日常使用的知识来反驳梦境理论,如 Hamlyn 指出的那样,^①或许是因为他想兼顾到常识理论可能会提出的反驳。但他提出这种常识理论放在这里并不意味着他本人接受这种观念。但无论如何如果柏拉图使用的元素知识和整体知识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使用的话,那他与梦境理论的冲突就可以消除了。如果我们还是继续坚持为梦境理论提供辩护、相信其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常识意义上的(“connaitre”意义上)的知界定为非严格意义上的知,所以本文第三部分里面讨论的第一种知识构成可能性 KC (整体的知识) = KE (元素的知识)) + KF (形式要素的知识) 这里就可以忽略了。

这样我们就只剩下唯一的可能性 $KC = UE + KF$ 。接下来我们来证明从 UE (元素的感觉而非知识) 中我们可以产生判断和信念。而关于信念和判断产生的论述也可以反过来印证元素的不可知性。首先让我们集中在元素的不可知性和整体知识的构成性问题上面展开下面的讨论。在梦境理论中元素是可感知和仅可命名的,不能够有作为 EE 的 $logos$ 和知识。并且苏格拉底对这个可感和可命名的元素做了严格的限定,就是我们甚至不能断言它的存在和不存在,也不能说“这个”、“那个”、或“它自身”之类。除了命名,别无其他。我们暂且把这个对元素的感知称为最初感官材料。根据上面的限定,这些最初感官材料在最初的时候是各自独立的一堆

^① Hamlyn (1955: 300—302)。

名称，还没有一些基本判断和命题，如“这是红的”之类，在最初的感官材料时候还是没有的。在这点上，Sedley 和 Fine 的观点与我不同，比如 Fine 认为，梦境理论不会否定像“这是红的”（that is red）这类描述性的陈述，因为这只是对最初感官材料的描述；但会否认“那个红色的是……”（what red is），因为这里面有蕴含存在和不存在的判断了。但是我并不认为 Sedley 和 Fine 的这种宽容能够在梦境理论那里得到许可。苏格拉底清楚地说道：

我们不应当给它（最初感官材料）用上这样一些词，如“它自身”、“那个”、“每个”、“单独”、“这个”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词，因为这些概念到处扩散而被应用在所有类似的事物上面，但他们与他们所应用其上的事物还是不同的。（202a2—5）

这段话告诉我们虽然“这个”或“那个”可以被加到感官素材的名称上面，也可以加到很多其他东西上面。但和单纯的感官材料的名称还是不一样的。这些词被加到最初感官材料的名称上面之后，就会形成一个陈述，哪怕是一个描述性的陈述。这个陈述中就会有主谓宾的语法构成。但就名称而言，它只是感官材料的一个标记而已，但如果有了主谓宾陈述，那就意味着这个结构中存在着区别于其他主谓宾结构，比如“这是红的”可以用于区别“那是红的”（主语上的区分），也可区别于“这是绿的”（宾语上的区分）。这与原来单纯的名词相比增加了太多其他信息。有了这个陈述之后也就不再停留在最初的感觉素材及其命名上面了，而是我们从最初的感官素材更进一步，而这一步可能是我们通向知识的另一步。我们看到需要我们去收集更多的感官素材，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类这样一些活动后才能达到的一步。这些对比分类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素材之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判断，然后可以应用这些积累下的判断应用到新的感官材料和场景中。虽然我们很容易就能进入到这些进一步的对比分类的认知活动，并且在有了这些进一步的认知活动后可能很容易会忘记最初的感觉素材的形式，但是梦境理论这里似乎在给我们强调和描绘我们的最初的感觉素材的情形。所以 Fine 他们的这种解读是不能被梦境理论关于最初感官素材的讨论所允许的。

但是对于 Fine 他们的讨论的分析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最初元素的感官素材到知识形成是如何过度的大体认知过程的描述。素材的积累和心灵对素材的加工是从无知识到知识过渡的两个必要步骤。但我们这里不是要做一般心理学层面对知识形成的过程描绘和总结，而是分析这种知识形成图景在柏拉图语境下是否可能的问题。

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最初感官要素是可感而不可知，那么在柏拉图的这篇对话的语境中，是否还存在着柏拉图或苏格拉底认可的从元素的可感性到知识的形成的可能性呢？对于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是否认同感官素材能否成为知识的来源之一学界有着非常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柏拉图在这里否认了感觉素材可以成为知识来源。原因是在柏拉图那里知识的对象应当是永恒不变的形式（理念），是理智的对象；形式本身是与可感材料处在完全不可沟通的两个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理论典呈现在柏拉图的很多对话中间，最为典型地如《理想国》。这些学者认为这种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泰阿泰德篇》这里。^①

这里我并不认为这是对《泰阿泰德篇》一种正确和必要的解释路径。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元素就是且仅仅是感官对象，而整体如果是柏拉图所承认的有知识的话，哪整体的地位就相当于两个世界理论中的形式（理念）的地位。但对于柏拉图来说，整体可以由部分构成，但形式是绝不能由元素构成。此外，在《泰阿泰德篇》中几乎没有文本是直接提及形式（理念）的。所以把我们的注意力重新导向到证明知识是基于感官素材而获得的这一条路径上来是值得的和有前途的。^②

从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梦境理论者已经意识到了我们会自然地添加某些东西到最初感官素材上面，从而形成进一步的陈述、判断或意见，如“这是红的”，“那个也是红的”，而不会一直仅仅停留在感官素材的名称上面。这样一种过程可以得到柏拉图自身论述的印证。在《泰阿泰德篇》的 184—186，他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种过程。我们通过我们感觉器官的活动获得感官素材，从而我们的灵魂中有了这样一些感觉观念，随后我

① Conford (1935); Cherniss (1946); Sedley (2004)。

② Cooper (1970: 123—146); Ryle (1990: 21—46)。

们会对这些感觉观念进行肯定或否定等反思活动，从而形成一系列判断或信念。^① 我们形成这些信念的灵魂活动是依赖于感觉观念的，而不是像 Conford 所说的那样，是我们思维的独立活动。^②

到目前为止，我们虽然论证了从感觉元素可以成为知识的来源，证明了从 UE（元素的感觉而非知识）中我们可以产生判断和信念。但在这里我们还不能明确看到真判断和 logos 的形成从前者到后者的过渡是如何可能的。下面我将证明从 UE + KF 中其实蕴含着真判断和 logos，从可感元素到整体的组合中我们如何获得 logos 是我们要进行的最后任务。

V

在这部分的讨论首先还是从对梦境理论给出的 logos 定义的分析出发，然后再进入苏格拉底对于这个定义的批评。这样我们在一方面明确了苏格拉底和梦境理论在 logos 定义问题上存在的异同，又能看到苏格拉底在何处推进和完善了梦境理论关于 logos 的定义。

梦境理论把 logos 定义为元素的罗列（EE）。而这个定义本身蕴含着元素和整体之间 logos 和知识的非对称性（AL 和 AK），因为 logos 需要有两个或以上的元素组合在一起才可能有，元素单独没有 logos，也就没有知识。苏格拉底也由此反对了这个定义，因为他要求坚持知识基于知识的原则（KBK）。但是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如果梦境理论的这种 EE 中其实可以包含形式要素知识（KF）的话，哪怕元素本身没有知识，也是能够消除与 KBK 的冲突的。让我们再次回头来看一下梦境理论关于 logos 是怎么说的：

按照元素组合同样的方式，它们的名称也组合到一起，并成为某物的 logos；而 logos 本质上就是名称的复合物。（202b3—4）。

这里梦境理论说 logos 本质上就是名称的组合，但他既没有说按

① 详细分析见 Cooper（1970：127—134）。

② Conford（1935：102—109）。

照一定方式的组合，也没有说是随机的组合。有一个细节，被大多数人（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当代研究者）所忽略，就是这段引文里面开头所说的“按照元素组合同样的方式”（τὰ δὲ ἐκ τοῦ των ἤδη συγκείμενα, ὡςπερ αὐτὰ πέπλεκται, οὕτω...）。如果梦境论者认为整体也是由元素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而成的，那么它们的名称也必定相应地按照一定方式组合而成。而复合物总是由元素以一定方式组合而成这一点，相信每个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否认。如果梦境理论者也属于这类理性人，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他表述的 *logos* 定义是一个大概的或者说日常性的表述，而非一个精确的严格定义。这个表述中他其实省略了“按照一定方式”这个状语，而这种省略在我们的日常对话语境中是频发的，也是在语境中完全可理解的。也就是说，EE 加上这个在梦境论者脑海中而又被他在表述中忽视的状语修饰后，是可以变成一个精确定义的。

但是，退一步说，就算是我的这种假设不成立，我们立即否定梦境论者那里存在这种形式要素的知识，也是一个过于急促的结论。同样，就算我们的假设成立，我们要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如何说明这么多元素的名称是如何体现到一个 *logos* 里面的^①。梦境理论没有给我们展开这点，但是苏格拉底的诘难可以帮助我们展开这一点。

在 206d 开头处，苏格拉底提出了三种关于 *logos* 的解释：

- (1) 有一个 *logos* 就是能够用语词表述出来某人的想法（206d1—5）。
- (2) 有一个 *logos* 就是列举所有的元素（206e—207a1）。
- (3) 有一个 *logos* 就是能够找出一些能够区别他物的特征（208b12—210b3）。

苏格拉底很快就否定了（1），因为这个标准无法区分真信念和知识。一个有信念的人（通过道听途说或者其他途径）能够和有知识的人表述出同样的东西来，但并不能由此而断定他们都掌握了知识。定义（2）是对

^① Fine 感到了同样的担忧，并由此而放弃了这种定义 *logos* 的可能性，见 Fine（1979：383—384）。

梦境理论中 EE 的重复，但得到了苏格拉底的严肃对待。他举了 Hesiod 的货车的例子来说明，人知道车的各个零部件并不是真正知道了货车。知道轮子、轮轴等只是一些真信念，还不是 logos。只有他知道了所有这些部件并知道如何组合成一部货车时，他才真正有了 logos。这个例子似乎很好地印证了我在上面提到的梦境理论的 logos 定义 (EE) 的补充版本，因为货车的零部件需要按照一定方式组合。但苏格拉底并不满足于此。他提醒我们孩提时会经常犯一些拼写错误，有时我们能准确地拼出 “Theaetetus”，然而有时我们又会把 “Theodorus” 错拼成 “Teodorus”。这种情况表明孩子有时能够有真信念或真判断，也能够把字母按照正确的顺序列出来，但有时又不能。这就证明他事实上还没有掌握这里字母拼写组合的 logos 以及它们的知识。所以定义 2 也被苏格拉底推翻了。

再来看第三个对 logos 的解释。这里一物的 logos 是能够与其他物区别开来的特征。整体的知识就变成了真信念加上这个区别性的特征。但是这个定义存在这样一个两难：它要么不能够把知识与真信念区分开来，要么是一个循环定义。我们获得这个区别特征要么是通过真信念要么是通过这个区别特征的知识，如果是前者，知识就变成了真信念加上真信念。就算信念为真，也终究不是知识，而仅仅是一种猜想^①。但如果我们先有了这个区别特征的知识，那么定义就变成了一种循环定义，“知识”同时出现在了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中。

对 logos 的第三种解释的确会带来这种循环定义。如果苏格拉底的 KBK 原则是正确的话，那么循环定义似乎是无法避免的^②，包括我们上面仅存的那种可能性，即 KC (整体的知识) = KE (元素的知识) + KF (形式要素的知识)。还有一种出路就是像 Sedley 他们一样说知识是理念世界的产物，并一直存在于理念世界，我们无须寻找它的起源和定义。Sedley、McDowell 等人认为这种循环是一种恶循环。于是他们下结论说柏拉图安排这个恶循环在对话结尾是告诉我们无路可走，

① Sedley (2004 : 174—178) ; McDowell (1973 : 254—257)。

② 如果 KBK 是对的，我们要么需要面对循环，要么要面对无穷倒退。由于我们已经设定了可分的最后部分所以无穷倒退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必须推倒前面的假设根本上开始新的探索。他们也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泰阿泰德篇》这部对话和柏拉图其他很多对话一致，是在表达两个世界的理论，感觉、信念归于感官把握的影像图形，知识用理智把握形式。

但是除了 Sedley 他们的取向，有一种另外的尝试或许能给我们新的希望和启发。Fine 为了挽救这个循环定义，提出了她的整体和要素相互关联的解释模型，而柏拉图的知识论是与这种模型相一致的。所谓相互关联模型就是我们要知道整体的知识首先要知道元素知识，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知道整体知识后反过来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知道元素的知识。^① Fine 说道：“当我们能够把对象 O 和它处在同一场景中其他对象适当地联结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某个特定的对象 O。当一个对象与他联结的对象分离孤立开来后，我们无法知道它。”她认为，在字母音节的例子和 206a10—b3 处音乐的例子都能够支持她的解释模型。就算知道元素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我们仅仅知道单独的字母或音符，我们也无法知道单词或和弦。当且仅当我们知道整体后，我们才可以事实上知道这些元素。Fine 总结说：“知识总是需要那种能力能够使元素相互联结起来，这些元素被由一系列连锁的真的解释理由而构成的学科领域所覆盖。”知识的定义也就变成了“对于 x 的知识就是对于 x 的真信念加上可以产生与 x 在同一场景中适当联结的其他物与 x 相互联结的解释理由的能力。”

Fine 自己也承认她的这个解释也是某种循环。但不再是知识同时出现在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中的循环，而是给出这种解释理由的过程的循环。如果我想具有元素 x 的解释理由，我们需要诉诸和 x 在同一场域中的其他元素 y、z。如果我们需要知道整体 xyz 的解释理由，我们又必须重新回到 x。Fine 认为这种循环并不是恶性的，而是我们接受 KBK 和 KL 的前提下不可避免的合理的循环。所以她下结论说，其实第三种关于 logos 的解释其实是被苏格拉底接受的，我们也就无须认为《泰阿泰德篇》的结尾是一个真正的没有出路的困境了。

Fine 的解释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她所使用的原则和资源都是来自苏格

^① 下面很快会回到这点。

拉底或柏拉图的，并且也似乎符合我们的认知过程。但有些问题还是开放着的。她所说的知识所需要的那种能够给出特定领域中元素间的相互联系的解释理由的能力，似乎也是我们上面提到心灵中的某种加工能力。这种加工能力把真信念上升到知识层面。但是如果具备这种能力，我们就有同样的理由相信，这种能力能够使元素间的罗列上升到这些元素是如何罗列的和为什么这样罗列的。这样就很难使对 *logos* 的第二个解释和第三个解释区分开来了。

我接下来将在 *Fine* 的解释基础上发展自己对 *logos* 的解释模型。让我们从新设想 *Fine* 给我们提供的基本认识领域开始。假设我们还没有整体知识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堆元素的堆积物，这里所谓的堆积物，不管是组合好的，还是未组合好的，对应的是我们认知上的无知状态。我们需要通过 *Fine* 所说的能力从这些元素中发现其相互联结的解释理由才能获得知识。*Fine* 说这个特定（学科）领域的知识是奠定在我们知道我们对整体和元素的知识上面的。也就是不同的元素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整体，也就相应地带来了不同领域的可能性。我们的能力也会随着元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对于整体和元素的知识（根据她的相互关联的模型）。再次以货车为例，设想我们首次面对货车的所有零部件，但还不知道这些零部件会构成一辆货车。这些零部件中有一些可以明显看出是相互联结在一起的，但有些其功用位置却不那么明显。我们在进行组装的过程中可能会最终拼出一辆战车，也有可能拼出一张躺椅，诸如此类，最终的成型取决于他们所选取的元素和拼装方式。但这种拼装出来的可能性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取决于元素特征而给定的，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单一的。

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了 *Fine* 的元素和整体互相联结的模型。不同的元素构成不同整体，继而形成不同的领域。而反过来不同的整体可以更好地解释元素在不同整体和领域中不同的意义。哪怕是相同的元素在不同的整体中（如在战车和躺椅）中，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可能会是不同的，只有在给定的整体这个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元素。

但可以更进一步的是，根据我上面的解释我们还可以发展两点。首先，我强调的是元素本身可以给我们提供多种整体的可能性，甚至

我们还只是仅仅感知到了而尚未知道这种元素的情况下（也就是元素没有 logos 情况）。不同的要素提供的可能性也会完全不同。如果这种元素构成整体的多种可能情况为多，那么我们知道元素只有在知道整体的前提下真正的知道元素，因为元素可能会随着整体的变化其意义和功能也会变化。当然也有可能元素组合成的整体的可能性为唯一的，那么知道整体会让我们更好地知道元素。即元素有组成整体的如是功能。

其次，从我的解释中可以看到，元素本身就包含着某种形式要素。形式要素的形成是根据我们的感知到的元素特征和我们的能力去组合这些相互联结的元素。这样的话，我们的确又重新回到 EE，元素的罗列了。只有首先罗列出要素，我们才有可能发现这些元素组合的可能性是如何，也就相应地能有形式要素。并且我们只有在有了整体之后才能更好地理解元素和元素如何组合的形式要素。例如我们在把（部分）相同的零件组合成战车或货车或床的时候，我们才能更好地明白这些零件为何要这般组合，它们各自承担的功用。这里的元素的可能的组合离不开我们对元素的加工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是感觉、想象等。就像梦境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利用这些能力把感觉素材联结起来。一个帮助我更好地直观我的解释的形式表达如下：

$$EE + AS \Rightarrow FP_1 + FP_2 + FP_3 \dots$$

$$EE + FP_1 \Leftrightarrow KC_1,$$

$$EE + FP_2 \Leftrightarrow KC_2,$$

$$EE + FP_3 \Leftrightarrow KC_3$$

⋮

⋮

AS 表示灵魂加工能力，FP 表示可能的形式组合要素。 \Leftrightarrow 表示互相联结的模型，我们知道整体的知识有元素和其组合形式。反过来，知道整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元素和形式要素。在这个解释模型中，不同的形式组合的可能性会导致不同的整体，也会继而导致不同的（学科）领域。EE 叫上 AS 最初形成的可能是一些真信念，只有在整体出现后，我们得到

这些形式组合的合理性和意义后，这些真观念才会变成知识。而 logos 在这里最初也是真信念，然后在整体的帮助下，这个真信念才能变成确定地去解释元素如何组合的理由和原则。

我的解释模型虽然也没有能够最终避免循环，但是从知识发生角度来看，很有可能事实上就是经过这样一个反复的循环而得以推进的。在我的解释中把 EE 的重要性包含了进来，它们是构成 logos 的重要一步。当然 logos 不是 EE 作为简单罗列，而是说明 EE 为何这般罗列的理由和依据。这一定义也涵盖了柏拉图对于 logos 的第三种解释，即 logos 作为区别特征。每个整体的 EE 如何罗列的理由和依据足以区分整体，而且能够成为本质性的区分特征。这样我的解释就有了更好的文本解释力，在不需要推翻而是相反的，完全基于《泰阿泰德篇》对话前面所有的讨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解释模型。

但是关于我的解释模型有一个可能的挑战会被提到，在我的解释模型中我们凭借我们的能力不一定能在后果上形成有效的知识，或者我们不能穷尽 EE 背后的所有组合的可能性。这是对我模型的正确挑战，然而我同时要说明的是，这正是我的解释模型除了文本解释力之外的另一个一般的优势，就是我的解释模型保证了知识的开放性，保留了有人会在我们所面对的（部分）同样的 EE 基础上发现了一种有效知识，或者一种新的有效知识的可能性。而我们的知识成果的推进也很好印证了这点。

到这里我完成了所有关于元素和整体之间的知识关系的讨论。通过的元素和元素那里是否有知识的限定，以及它和整体的关系，在构成整体中所涉及的形式要素也是与元素不可分的。整体知识的形成需要元素的感知，或者无 logos 的元素加上形式要素的偶然知识或真信念。只有在我们有了整体知识后才能有更好的或真正意义上的对于建立在元素基础上的形式要素的知识。本文的全部论证的源泉来自苏格拉底和泰阿泰德的对话基础，尤其是他们设计的那个梦境理论以及苏格拉底对它的批评上面，并由此得出一个积极正面的答案，也由此我们下结论说《泰阿泰德篇》结局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篇无出路的困惑，而是可以从中找出正面积极的结论的。但是为什么柏拉图本人没

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个直接结论呢？我想一个可能的猜测，就是他也为我们保留了多种结论的开放性。我们可能从中同样能够找出与我不同，但也是正面积积极的答案。

参考文献：

- Bluck, R. S. 1963: “*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 in *Plato’s Theaetetus*, in *Mind*, New Series, Vol. 72, No. 286, pp. 259—263.
- Burnyeat, Myles & M. J. Levett. trans. 1990: *The Theaetetus of Plato*,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 Cherniss, H. F. 1946: *Aristotle’s Criticism of Plato and the Acade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Cooper, J. M. 1970: *Plato on Sense – Perception and Knowledge* (“*Theaetetus*” 184—186), in *Phronesis*, Vol. 15, No. 2, 123—146.
- Cornford, F. M. 1935: *Plato’s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rombie, I. M. 1963: *An Examination of Plato’s Doctrines*, vol. I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Eigler, Gunther. Hrsg. 2011: *Plato: Werke; in acht Bänden; griechisch und deutsch*, Darmstadt: Wiss. Buchges. (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version in 1970).
- Fine, Gail. 1979: “Knowledge and Logos in the *Theaetetu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88, No. 3, 366—397.
- Hamlyn, D. W. 1955: “The Communion of For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lato’s Logic,”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5, No. 21, 289—302.
- . 1957: “Forms and Knowledge in Plato’s *Theaetetus*: A Reply to Mr. Bluck.” *Mind*, Vol. 66, No. 264, p. 547.
- Hardy, J. 2001: *Platons Theorie des Wissensim, Theaitet*”,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Harte, V. 2002: *Plato on Parts and Wholes: The Metaphysics of Struc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cDowell, John. trans. 1999: *Plato, Theae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from the original version in 1973).
- Menn, Stephen. 2010: “*Simplicius on the Theaetetus*”, *Phronesis*, 55 (2010): 255—270.
- Robinson, R. 1969: “Forms and Error in Plato’s *Theaetetus*,” *Philosophical Review* 59, 1950; reprinted in his *Essays in Greek Philoso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 Ryle, G. 1990: *Logical Atomism in Plato's "Theaetetus"*, *Phronesis*, Vol. 35, No. 1, 21—46.
- Sedley, David. 2004: *The Midwife of Platon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Watanabe, K. 1987: "The 'Theaetetus' on letters and knowledge," *Phronesis*, Vol. 32, No. 2, 143—165.